



# 论证五台山即清凉山的历程

◎ 景天星

山西忻州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已成定论，无可辩驳。但是在五台山佛教历史上，经历了比较长时段的论证过程，此过程始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8）佛陀跋陀罗翻译《华严经》，终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澄观（738—839）撰成《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在这近400年的时段内，关注五台山的高僧大德都被“卷入”这一正名运动，最终完成了从“清凉山”到“五台山”的转换，从而也加速了文殊菩萨与五台山清凉圣地的融合。

## 一、《六十华严》的记载与“清凉山”之疑

追本溯源，五台山与文殊菩萨和般若三者之间的关系源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8），这一年，佛陀跋陀罗翻译《华严经》五十卷（后开作六十卷），历时两年完成。该经有一段历代信仰者乃至研究者经常引用的，同时也是五台山最引以为自豪的佛陀的宣示：“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sup>[1]</sup>毕竟这是“出于金口”的，单是这一说法就为“清凉山”贴上了立足佛教世界的标签。

但是清凉山在哪里？它就是五台山吗？黄夏年先生《清凉与清凉山》一文<sup>[2]</sup>，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他引用吕澂、方立天、杜继文和中村元诸贤的观点，认为纂集《华严经》的西域僧人“极有可能把中国内地的山

峦叠障，风景优美，物华丰富，气候凉爽宜人，又以神仙迭出闻名，处于西域东北方的五台山移植于经内，使其成为西域佛教徒的遐想境界和传说中的文殊菩萨所住的清凉道场。”第二，《华严经》可能编纂于古印度案达罗地区而不是西域，这样，“东北方”的清凉山很可能就是喜马拉雅山。因而五台山的自豪毕竟因为“清凉山”方位不明而多少有些理不直、气不壮，当时的佛教徒多少有些含糊不清而甚感遗憾，信仰的虔诚迫切需要永久地建立五台山和《华严经》的预示与被预示的关系，只有这样，五台山才是名正言顺的。

## 二、澄观之前的模糊论证

从《华严经》出现以来，已经有北魏时期的灵辩（477—522）、隋唐之际的解脱（563—642）、僧明（562—642）以及唐初的明隐（？—661）等僧人在“清凉山”的活动记载，但文献记载仅仅是“清凉山”而并未指明“五台山”。道宣（596—667）可能是将清凉山明确置换为五台山的第一人，他在《续高僧传》中记载一个叫昙韵（563？—642）的和尚在公元581年左右“闻五台山者，即《华严经》清凉山也。世传文殊师利常所住处，古来诸僧多入祈请，有感见者具蒙示教。”<sup>[3]</sup>但他在圆寂前四年对此却犹豫不决，《道宣律师感通录》记载：“去岁（663）长年师子国僧，九十九夏，三果人也，闻斯胜迹，跳行至此，寻清凉山，国家供送，今夏在彼，所愿应遂。

余问,自昔相传,文殊在清凉山,领五百仙人说法,经中明文,是久住娑婆世界菩萨,娑婆则大千总号,如何偏在此方?答云:文殊诸佛之元师也,随缘利现,应变不同。大士之功,非人境界,不劳评薄。圣智多在清凉,五台县清凉府仙花山,往往有人到,不得不信。”<sup>[4]</sup>文中记载公元663年斯里兰卡僧人来此寻“清凉山”,道宣反问他们为什么清凉山“偏在此方”?斯里兰卡僧人虽然明确提到了“五台县”,但他依然底气不足。

17年后,唐高宗永隆元年(680)慧祥在其所著的《古清凉传》中引用了《六十华严》中关于“清凉山”和文殊菩萨相互关系的记载后说:“余每览此土名山,虽嵩岱作镇,蓬瀛仙窟,皆编俗典,事止域中,未有出于金口、传之宝藏,宅万圣而敷化,自五印而蜚声,方将此迹,美曜灵山,利周贤劫,岂常篇之所纪,同年而语哉。今山上有清凉寺,下有五台县清凉府,此实当可为龟鉴矣,一名五台山。其中,五山高耸,顶上并不生林木,事同积土,故谓之台也。”<sup>[5]</sup>慧祥于此明确提出两点论证:第一,中土名山,皆载编于俗典,唯有清凉山(五台山)出于金口、传之宝藏。这当然是指《华严经》的记载。第二,他将五台山及其附近的“清凉寺”、“清凉府”进行对比。其结论就是:“清凉山”就是“五台山”。十多年后的法藏(643-712)极为肯定,他说:“清凉山则是代州五台山是也,于中现有古清凉寺,以冬夏积雪故以为名,此山及文殊灵应等有传记三卷,具如彼说。”<sup>[6]</sup>由此可见,从5世纪初到7世纪末,一直存在有将“清凉山”指认为“五台山”的论证。这一论证逐渐由模糊而变得清晰。

直到8世纪初,唐中宗景龙四年(710),菩提流支翻译的《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另载有佛陀的预言:“我灭度后,于此瞻部州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那,其国中有山,号曰‘五顶’,文殊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sup>[7]</sup>这段经文常被用来论证文殊菩萨与五台山的渊源关系,认为“大振那”就是中国,而“五顶”就是五台山,如党燕妮说:“这大约是佛教将五台山与文殊师利居住地联系的最早经典”<sup>[8]</sup>。而杨曾文认

为“恐怕此经是在接受五台山是文殊居住说法之后编著的。”<sup>[9]</sup>如此,菩提流支翻译的经典则可能在“清晰”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清凉山就是五台山”的预设,其实还是模糊的。这一模糊在9年后的李通玄也是如此,他在开始于公元719年,历时8年而成的《新华严经论》中明载:“明东北方者,取此阎浮一境,东北方此清凉山是也,经推在震旦国,亦曰支提那国,此云思惟,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计度故,以立其名,即是汉国也。”<sup>[10]</sup>并热情颇高地分析了文殊菩萨在东北方清凉山的原因,但在《新华严经论》中,竟未言及“五台山”一词,不能不说是个疑惑。

### 三、澄观的正名论证

尽管在8世纪中后期有法照于五台山遥见文殊、无著在五台山幸遇文殊的记载,但上述疑惑一直持续到8世纪末,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五月,60岁的澄观国师(738-839)奉敕撰《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澄观看到《华严经》中的“东北方”,不由一怔:“然但云东北方者,其言犹漫。”<sup>[11]</sup>他说《华严经》中的东北方“其言犹漫”,说明他确实是疑惑的。于是,他继承并彻底终结了五台山历史上长达380年左右的正名运动。他有一段历代五台山僧人乃至研究者最为津津乐道的注疏:“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于中现有清凉寺。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sup>[12]</sup>可是在澄观看来,仅仅如此还是不够,他还要建立五台山与文殊菩萨的体用关系,来为五台山正名。他接着理直气壮的说,五台山“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表我大圣五智已圆,五眼已净,总五部之真秘,洞五阴之真源,故首戴五佛之冠,顶分五方之髻,运五乘之要,清五浊之灾矣。”<sup>[13]</sup>五个台顶之形,不仅仅恰好是文殊菩萨戴的五佛之冠(冠中有东方阿閼如来,南方宝生如来,西方阿弥陀如来,北方不空成就如来,中方毗卢遮那如来等五方佛),还代表佛的圆满智慧、佛的所有说教,这样五座台顶几乎容纳了佛的一切。这里的“表”,含有表征的意义,不过这里的



“能表”是五台山,而“所表”是文殊菩萨,把五台山之山形比附为文殊德智,让文殊的德智附着在五台山的五座台顶上,不愧是五台山历史上最伟大的理论转换。这样,五台山具有了神圣性而更加受人膜拜,而文殊菩萨也终于拥有了自己在中国的家——五台山。五台山与文殊菩萨合一,对文殊菩萨的崇拜也转变为五台山信仰,进而,五台山也被当作般若山,以致很多信仰者将朝拜五台作为体证般若的方便之门。“于是,朝礼台山,以消除宿业,修福植慧,就成为当时(按:南北朝末)中国佛徒的一条‘觉路之津’”<sup>[14]</sup>。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是对《五台山图》的崇敬,如《旧唐书》卷十七《敬宗本纪》载:(长庆四年)(824)九月甲子,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sup>[15]</sup>

在以后的藏传佛教的典籍中,这种澄观的论证被继承下来。如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杰的《圣地清凉山志》<sup>[16]</sup>还根据《广清凉传》等文献说五台山“中山似雄狮呈威,显大日如来地之菩提塔状;东山似矜持大象,呈不动金刚地之吉祥塔状;南山似骏马倒卧,呈宝生佛地之神变塔状;西山似孔雀起舞,呈无量光佛之涅槃塔状;北山似共命鸟交颈,呈释迦佛地之天降塔状”<sup>[17]</sup>。可见,藏传佛教也接受了澄观的论述,认为五台山的五座台顶分别是大日如来地、不动金刚地、宝生佛地、无量光佛地、释迦佛地。不同的是,澄观所说的北台之冠不空成就如来,到了三世章嘉这里演化为释迦佛地。

综上,尽管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已经成为定论,但我们不能忽视历史上一批又一批的僧人的艰难论证。不少人的论证尽管模糊,但他们为澄观的精彩论证提供了基础,澄观的论证和精神又引发后人的思考,最终般若、文殊菩萨和五台山相互融合、不可分割,才有了今天“文殊信仰以五台山为基地广为流传”的说法,也才有了将五台山称为“智慧山”的说法。诚如肖黎民所言:我们今天研究五台山文化,核心是文殊智慧。

(作者单位:忻州师范学院五台山文化研究所)

#### 参考文献:

- [1][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29,《大正藏》第9册,第590页上。
- [2]黄夏年:《清凉与清凉山》,《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4期。
- [3][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0,《大正藏》第50册,第592页下。
- [4][唐]道宣:《道宣律师感通录》,《大正藏》第52册,第437页上。
- [5][唐]慧祥:《古清凉传》卷1,《大正藏》第51册,第1093页上。
- [6][唐]法藏:《华严经探玄记》卷15,《大正藏》第35册,第391页上。
- [7][唐]菩提流支译:《佛说文殊师利法宝陀罗尼经》,《大正藏》第20册,第791页下。
- [8]党燕妮:《五台山文殊信仰及其在敦煌的流传》,《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第84页。
- [9]杨曾文:《唐宋文殊菩萨信仰和五台山》,《五台山研究》1990年第1期,第14页。
- [10][唐]李通玄:《新华严经论》卷14,《大正藏》第36册,第814页上。
- [11][12][13][唐]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47,《大正藏》第35册,第859页中。
- [14]王俊中:《五台山的“圣山化”与文殊菩萨道场的确立》,《正观》1998年第7期,第6页。
- [15][旧唐书]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2页。关于这段史料,扎洛在《吐蕃求“五台山图”史事杂考》(《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中运用多种汉藏文史料详细考证,认为唐代以文殊信仰为核心的五台山崇拜的兴盛,使佛教圣物《五台山图》应运而生,并广为流传。而且文中提到,在布达拉宫至今仍保留有《五台山图》。
- [16][清]章嘉若贝多杰:《圣地清凉山志》,青海民族出版社,1993年(藏文版),第3页。
- [17]扎洛:《吐蕃求“五台山图”史事杂考》,《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第96页。